

木槿花

■吕少华

十九岁之前我根本不认识木槿花。
师范毕业那年进校教书时，像邻家大爷一样的董老师已是快要退休的年纪了，我和常来看他的小女儿红丽年龄相仿，熟识后总在一起玩，以致他们离学校不远的家也成了我星期天常去的地方。
红丽家屋后有一个小花园，里面长着些花花草草，春末夏初的季节，我第一次去就喜欢上了那几树繁盛的紫红色的花了。微风中，那花朵像一群嬉戏开心的小学生，在浓绿叶间笑语喧哗。红丽还告诉我一个朴素的花名——木槿。
这是同事家的木槿花，朋友家的木槿花。我在董老师面前夸他家的木槿花漂亮，他听后也露出了愉悦的笑容。
不久，我离开那所小学回到我的母校教书了。一天，我下课回家，妈妈告诉我：有一位老先生骑自行车送来一棵树，说是木槿，他说你喜欢，特地送给你的。
不用问我就知道是董老师。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，骑三四十里路的自行车，来送一棵我喜欢的木槿花树苗，这是多么深厚的一份情意啊！我赶快拿铁锹在院子里把木槿栽上。木槿很快就抽芽散叶了。后来，每到春末夏初，在满是桐树、榆树的院子里，唯有它是那样的灿烂而素美！
自从初见木槿花使我惊艳之后，“木槿花”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分外亲切。董老师送我的那棵木槿虽是年年美丽动人，出嫁后也不能经常看见了。每到春末夏初，我总要抽一些时间去看我的母亲，那也正是木槿花盛开的日子，看望

了母亲，也看见了我喜欢的那棵满载着友情的木槿花。
十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弟弟送来一棵根系不好枝条不壮的木槿树苗，我把它栽在门口露天的小菜园里，盼它快快长大。
从栽上后，我每天出来进去都要看看它的变化。可这棵木槿是个慢性子，一个多月才懒懒地抽出几个嫩芽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我想，为了它，我就当一回真正园丁吧。于是我经常给它浇水、施肥，等着它精神起来、强壮起来。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春意阑珊了，它依然黄黄瘦瘦的。我想，只要它活着，我这个园丁就耐着性子侍弄好它，等它长大。
第二年，就在木槿花快开的季节，忽然发现在它那变得叶肥枝壮的枝条上，小小的锯齿形的叶片里藏着几个小小的花苞。这太让人惊喜了，于是我又多了一份期待。
看着那紫色的花苞一天天鼓起，我在心里一次次地想象着它的绽放。终于有一天，它开花了，在阳光下展示着天生丽质，红艳艳的，又好看又纯朴，像一张张小学生的脸。
从那以后，每年我都要买些木槿树苗栽上。
又是春末夏初，我的窗前、大门外、大道边、学校花坛里的木槿花都开了，办公桌上水瓶里的木槿花也绽苞吐蕊。
从人生花季认识木槿花，而今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我一路走来，再回首，或多或少有些物是人非之感，可那一树树素美的木槿花，就像我教的学生一样，年年岁岁总相似，依然在春末夏初的风里笑语喧哗！

人到中年仍不能停下奋斗的脚步

■刘涛

今天，是一个普通的日子。16年前的今天，我与故交好友挥泪而别在站台上，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；16年后的今天，曾经倾心相谈的知己都鸟兽散了，曾经走进我生命中的人都去哪里了？
再过几个月，我就要40岁了，不想再做“愤青”了，不同阶段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，我想起了苏轼在被贬黄州后的人生转变，只有在成熟和豁达之后才能有洞察人生的视野和顿悟，才能写出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……”这样气魄的文章来；只有当他经历了人生沧桑之后，才会写出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这样充满人生孤独和寂寥的诗句来。我想，我是该换一种人生态度来面对以后的人生了。

毕业16年，我依旧未成名，依旧过着平凡的生活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人生会如此。人到中年，却看淡了很多东西，原来想要的现在却提不起兴趣，或许，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吧？
也许，终老此生都可能如此，与其如此，何不洒脱、豁达一些呢？连爱因斯坦都确信叔本华说的“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，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”，我又何必期望太多呢？杰克·伦敦说过：生命的价值在于用理想创造自己和改变世界。这句深深渗透存在主义的话语曾经长期占据我的心灵，在我身处苦难的困境中给我以勇气和信心，在我失望甚至绝望而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，照亮我的精神领域！我想我该创造一个新的自己，继续新的奋斗了！丢掉那些包袱，轻装上阵。
愿我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观杜岗会师纪念馆

■杨鸿钧

寻踪漫步入苑林，庭院无声绿向迎。
清泉喷涌濛濛雾，朝阳初照霓霓云。
脚踏小草鞋带露，手拈花瓣香沁人。
千朵万朵花似海，三片两片竹成林。
曲径通幽惹游兴，且行且看忘归程。
蓦然回首三军令，不见英姿意难平。
天若有情当灵应，当年将士皆花神。